

Anne of 一个红头发的小姑娘
Green Gables 百年来征服了5 000多万天真善良的心
不可不读的文学经典



清秀佳人

[加] 蒙哥玛利 著 吕佳 译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Anne of 一个红头发的小姑娘
Green Gables 百年来征服了5 000多万天真善良的心
不可不读的文学经典



清秀佳人

[加] 露西·莫德·蒙哥玛利 著 吕佳 译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秀佳人/(加)蒙哥玛利著;吕佳译. —上海: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6.6

ISBN 7-5072-1214-9

I. 清... II. ①蒙... ②吕...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5915 号

清秀佳人

[加]蒙哥玛利 著
吕 佳 译

责任编辑 郑晓方
装帧设计 耀午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常熟路 157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电 话 021-64373790
传 真 021-64335603
电子信箱 cwiph@126.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上海译文印刷厂
开本 889mm×1240mm 1/32
印张 9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72-1214-9/I·78
定价 1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雷切尔·林德太太大吃一惊	1
第二章	马修·卡斯伯特大吃一惊	8
第三章	玛丽拉·卡斯伯特大吃一惊	20
第四章	绿山墙的早晨	27
第五章	安妮的身世	33
第六章	玛丽拉下定决心	39
第七章	祷告	44
第八章	安妮的教育开始了	48
第九章	林德太太受惊了	56
第十章	道歉	62
第十一章	主日学校印象	69
第十二章	友情的誓言	74
第十三章	期待的快乐	80
第十四章	认错	85
第十五章	校园风波	93
第十六章	下午茶事件	107
第十七章	新的乐趣	118
第十八章	救星安妮	125
第十九章	音乐会、闯祸和认错	134

第二十章 自作自受	146
第二十一章 新调料	152
第二十二章 做客牧师宅	162
第二十三章 名誉的代价	166
第二十四章 筹备音乐会	173
第二十五章 一定要灯笼袖	177
第二十六章 故事俱乐部	187
第二十七章 都是虚荣心惹的祸	194
第二十八章 百合姑娘遇险	201
第二十九章 人生的新篇章	209
第三十章 女王学校备考班	217
第三十一章 人生的转折点	227
第三十二章 录取名单公布了	233
第三十三章 酒店音乐会	241
第三十四章 女王学校的生活	250
第三十五章 女王学校的冬天	257
第三十六章 光荣与梦想	262
第三十七章 死神降临	268
第三十八章 峰回路转	274

第一章

雷切尔·林德太太 大吃一惊

雷切尔·林德太太的家，就在埃文利大道通向一个小山谷的地方。山谷绿树环绕，一条小溪从中穿流而过。小溪的源头就在老卡斯伯特家附近的林子里。据说这小溪刚发源时，迂回湍急，满载着池塘和瀑布不为人知的秘密。可是当小溪流到林德住的山谷时，就安分文静起来，因为就连小溪，经过雷切尔·林德太太的窗前也要表现得庄重有礼以示尊敬。也许小溪也知道林德太太正坐在窗前，密切注视着眼前经过的一切，包括小溪和孩子。如果看到什么不同寻常或不合时宜的事情，不弄清楚来龙去脉她绝不罢休。

埃文利和别处都不乏这样一种人，单单好管他人闲事而置自己分内之事不顾，但雷切尔·林德太太是个能千人，二者兼顾。她是出了名的好主妇，做起家务干净利落。她“主持”缝纫会，协办主日学校，还是教会援助会和国外传道援助团的顶梁柱。纵然事务繁忙，林德太太仍有充裕的时间一连好几小时坐在厨房的窗前缝制棉被——她已经缝好十六条了，一谈起这个埃文利的主妇们就肃然起敬——同时她还密切注视着大路上的风吹草动。那条大路穿过山谷，沿着陡峭的红土山丘蜿蜒而上。埃文利是个伸进圣劳伦斯湾的三角形

小半岛,两面环水,因此这山路成了出入埃文利的必经之路,任何过往的人都会不知不觉暴露在林德太太洞察秋毫的视线之下。

六月初的一个下午,她正坐在窗前。阳光照进窗户,温暖而明亮。房外坡地上的果园里花朵盛开,白里透红,仿佛新娘的脸颊,还有数不清的蜜蜂“嗡嗡”地穿梭其中。托马斯·林德——一个脾气温顺的矮个子男人,埃文利的居民都叫他“雷切尔·林德的丈夫”——正在谷仓后面的坡地里种晚萝卜,马修·卡斯伯特也应该在绿山墙边的那一大片红土溪边地上种萝卜吧。林德太太之所以知道这个,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在卡莫迪的布莱尔商店里,她听到马修对彼得·莫里森这么说的。肯定是彼得先问他的,马修·卡斯伯特这辈子从没主动跟人说过话。

下午三点半正是干活的时候,马修·卡斯伯特却出现了,他静静地驾车驶过山谷爬上山坡,而且还穿着他最好的套装,戴着白色假领,显然他要离开埃文利。他还驾着马车,这说明他要出远门。那么,马修·卡斯伯特要去哪儿?他去干什么呢?倘若换了埃文利其他任何人,林德太太只稍稍归纳推理,可能早就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了。但马修不同。除非有非比寻常的要紧事儿,他极少出远门;他又很腼腆,不愿和陌生人打交道,讨厌去他非得开口说话的地方。马修穿戴整齐围着假领驾着马车,这种情形可不多见。林德太太思前想后,仍是毫无头绪,午后的悠闲时光全让这事儿给毁了。

“我还是喝过下午茶上绿山墙找玛丽拉吧,问问她马修去哪儿了,去干什么。”这个值得尊敬的女人终于拿定主意,“每年这时候他一般不进城,他也从不串门;如果萝卜种用完了,他也不用穿着盛装赶着马车去买;车驾得并不快,说明也不是急着请医生。可昨晚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否则他不会上路。我完全给弄糊涂了,就是这么一回事。不弄清马修·卡斯伯特今天离开埃文利的原因,我的脑子是片刻也不得安宁。”

下午茶之后林德太太就出发了。路程不远，卡斯伯特兄妹的房子离林德住的山谷只有大约一英里的上坡路，只不过那条绵长的小径往往使路程显得长了许多。那房子很大，向四面延伸扩展，果树环绕，人迹罕至。马修·卡斯伯特的父亲也是个腼腆内向沉默寡言的人，马修就像他。当初兴建家宅时，他尽量选离乡亲们远的地方，几乎要隐退到树林里了。绿山墙修在那片开垦地的最远端，从大路上几乎看不见，不像埃文利其他的房屋都沿大路集中修建。对雷切尔·林德太太来说，住在绿山墙那种地方根本不算生活。

“只能算活着而已，就是这么一回事，”她一面念叨一面沿小路往前走。路面青草覆盖，印着深深的车辙，野玫瑰夹道生长。“难怪马修和玛丽拉都有点古怪，竟独自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树木可不怎么能做伴儿，可是老天，要是能的话，这儿的树还真够多的。我倒宁愿看看人。当然啦，他俩好像过得还挺满意，但我想他们不过是习惯罢了。人什么事情都可以习惯，绞刑施多了人也会习惯，爱尔兰人就是这样说的。”

林德太太跨出小路，迈进绿山墙的后院。院子里满目苍翠，一尘不染，收拾得井井有条，一边种着高大魁伟的垂柳，一边种着笔直的钻天杨。地上没有任何散乱的小木棍或小石子，要是有，林德太太不可能看不见。她暗想玛丽拉·卡斯伯特打扫院子一定和打扫屋子一样勤，院子干净得就算在地上吃饭也不会沾上一星半点的尘土。

林德太太用力敲了敲厨房的门，听见里面招呼就进去了。绿山墙的厨房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更准确地说，这里要不是干净得有点过分以至于看起来像一间闲置的客厅，会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厨房东西两面都有窗户。西窗对着后院，明媚柔和的六月阳光倾泻而入；东窗上覆盖着纠结的绿色藤蔓，望出去即可见左边果园里一树树的白色樱花和山谷中溪边亭亭玉立的桦

树摇曳生姿。玛丽拉·卡斯伯特就坐在东窗下。每当她静静坐着的时候，总会对阳光生出点不信任感，因为她觉得这世界是该认真对待的，而阳光却太活蹦乱跳不负责任了。她坐在那里编织，身后已摆好了桌子准备用晚餐。

林德太太没等门关上就已经把桌上的东西都一一记在脑子里了。桌上摆三个盘子，说明玛丽拉在等某个人和马修一起回来吃饭；但菜色又很家常，只有野苹果酱和一样糕点，说明等的这人不是什么特别的贵客。但是马修放假领赶马车又怎么解释呢？一向平静且毫无神秘感可言的绿山墙竟然发生了一件如此不寻常的怪事，林德太太越发感到晕头转向了。

“晚上好，雷切尔。”玛丽拉说话干脆，“今晚天气真不错。你快坐吧。家里人都好吗？”

玛丽拉·卡斯伯特和林德太太是迥然不同的两个人，或许也正因为这点，她们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可以被称做友谊的关系，友谊大概也是最贴切的词了。

玛丽拉是个又高又瘦的女人，浑身上下棱角分明没有曲线。黑发中夹杂着几缕灰白，总是在脑后紧紧地挽个小发髻，用两根钢丝发卡狠狠地插进去固定住。她看上去像个城府不深、严谨刻板的人，事实上她正是这样的人。如果她的唇能稍稍丰满一点，或许看来还有点幽默感，多少也能有点补救效果。

“都挺好，”林德太太答道，“不过我倒有点儿担心你呢，因为我今天看见马修离开，就想他可能是去找医生了。”

玛丽拉会意地一笑。她料到林德太太会来，她也知道马修无缘无故的出行足以激起她这位邻居的好奇心。

“噢，没事，我挺好，只是昨天头痛得厉害。”她说，“马修去布莱特河了。我们从新斯科舍省的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小男孩儿，他搭今晚的火车来。”

要是玛丽拉说马修去布莱特河会见一只从澳大利亚来的袋鼠，林德太太

也不会如此惊讶，有那么几秒钟她简直说不出话来。玛丽拉绝不会开玩笑，但林德太太几乎在强迫自己相信她确实是在开玩笑。

“你说真的，玛丽拉？”又能出声儿时她问道。

“当然啦。”玛丽拉答道，好像从孤儿院领养小孩并不算什么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而是寻常得如同埃文利任何一个有条不紊的农场里的春季农活。

林德太太仿佛当头挨了一棒，脑子里冒出一连串惊叹号。一个男孩儿！偏偏是卡斯伯特兄妹要领养个男孩儿！还是从孤儿院领养！哎哟，这世界简直颠倒过来了！从此以后再没有什么能让雷切尔吃惊了！再也没有了！

“你们怎么竟有这种念头？”她问道，语气里尽是反对。

居然没征求过她的意见就开始干了，当然得反对。

“嗯，这事我们已经考虑了一阵儿了——其实整整一冬都在考虑。”玛丽拉答道，“圣诞节前，有一天亚历山大·斯宾塞太太上这儿来了，说她开春要去霍普顿的孤儿院领养个小女孩。她表妹住在霍普顿，她自己也去过那，对情况很了解。从那以后我和马修就时常商量领养的事，想要个男孩儿。马修年纪越来越大，你知道，他六十了，精力不如从前了，心脏也没少添麻烦。你也知道雇个帮手有多难，除了那些笨手笨脚的半大法国小子，根本找不到好人选。况且一旦你真雇了个人来管事儿教会他干活，他马上另觅高枝去龙虾罐头厂或是去美国了。起初马修说要领养一个英国男孩，但我不同意。我说：‘他们也许还不错——我也没说他们不好——但我不想要伦敦街头的流浪儿，至少得是加拿大土生土长的。不管领哪儿的孩子都有风险，但如果是加拿大土生土长的，我会觉得安心一点，夜里睡觉也踏实一些。’所以我们最后决定请斯宾塞太太去领小姑娘的时候也替我们挑一个。上星期我们听说她要去了，就托理查德·斯宾塞在卡莫迪的亲戚给她捎个信儿，让她给我们挑一个十来岁的聪明

能干的小男孩。我们觉得那个岁数最合适,已经懂事了,可以马上帮着干活,又不算太大,还来得及教养好。我们想给他一个幸福的家,让他享受良好的教育。今天我们接到斯宾塞太太的电报——是邮递员从火车站带过来的——说他们坐今晚五点半的火车回来,于是马修就到布莱特河站去接他。斯宾塞太太会让他在那儿下车,她自己还要继续坐车到白沙海滩站。”

林德太太向来以直言不讳为傲。在她整理好关于这一惊人消息的所有想法后,就开讲了。“好了,玛丽拉,我就直说了吧。我觉得你在干一件非常愚蠢的事——还担着风险,就是这么一回事。你不知道你会领到一个什么样的家伙。你把一个陌生的小孩带进家里却对他一无所知:脾气如何,父母是怎样的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统统不知道!哎呀,就是上个星期我才在报纸上看到有一对住在咱们岛西边的夫妇从孤儿院带了个男孩儿回去,结果夜里他就放火烧了房子——他可是故意纵火,玛丽拉——差点把那夫妇烧焦在睡梦中。我还知道一个例子,有个被领养的男孩吃鸡蛋总喜欢吮吸着吃,怎么教他也改不掉这毛病。要是你问过我对这事看法——很遗憾你却没问,玛丽拉——我就会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打这主意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番说教似乎既没有惹恼也没有吓倒玛丽拉,她还是不紧不慢地编织着。

“你的话有点道理,雷切尔。其实我也有些疑虑。但马修在这件事上表现得特别坚决,我看得出来他很想这么做,于是就让步了。马修很少下决心做什么事,只要他打定主意我就觉得我理当让步。要说风险,人们在世上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有风险。真要碰上了,就连自己生养的小孩也不保险——亲生的孩子也并不一定有出息。再说新斯科舍省离咱们这儿很近,又不是从英国、美国领个孩子,他不会跟咱们有多大区别的。”

“唉,那就但愿一切称心,”林德太太的语气带着重重疑虑,“不过要是他放

火烧了绿山墙或是往水井里投马钱子碱^①，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我听说新不伦瑞克省有个孤儿院的孩子就往井里投了毒，结果那一家人都在可怕的痛苦中死去，那一回是个小姑娘干的。”

“噢，我们可不要小姑娘，”玛丽拉说道，好像只有女人才会往井里投毒，是男孩儿就不用担心了，“我连做梦都没想过要抚养个小姑娘。我就不明白斯宾塞太太为什么想要女孩子。不过，她要是心血来潮，就算要她收养整个孤儿院的孩子她也不会怵。”

虽然林德太太本来想等马修带着领养的孩子回来以后再走，但考虑到那至少还得再等整整两个钟头，她决定还是去罗伯特·贝尔家告诉他们这个消息。毫无疑问这将引起巨大轰动，而林德太太就喜欢制造轰动。她告辞了，这多少让玛丽拉松了口气，受林德太太悲观态度的影响，她自己的疑虑和担忧又回来了。

“哎哟，这事儿可真是空前绝后！”林德太太小心翼翼地回到小路上，大发感慨，“我真以为自己在做梦呢。唉，真替那可怜的小家伙难过。马修和玛丽拉对小孩一无所知，却还指望那孩子能比他爷爷更聪明可靠^②，可他有没有爷爷都还难说呢。一想到绿山墙有个孩子就让人觉着不可思议。那儿从没住过孩子，新房子盖好的时候马修和玛丽拉已经是大人了——光看样子真难相信他们曾经也当过小孩子。还好我没处在那个孤儿的境地。哦，可是我真替他可怜，就是这么一回事。”

林德太太忍不住对野玫瑰花丛倾吐她满腹感慨。如果此刻她见到那个正在布莱特河车站耐心等待的孩子，她的怜悯恐怕会更加深切。

① 一种有毒物质，微量可作兴奋剂。

② 加拿大人的祖辈多为英国人，前文说英国小男孩儿不可靠。

第二章

马修·卡斯伯特 大吃一惊

马修悠闲自在地驾着他的小马车走了八英里路，来到布莱特河车站。一路上风景优美，夹道是一座座小巧的农庄，一忽儿穿过一片馥郁的冷杉林，一忽儿又进入一个野李树花枝招展的小山谷。空气中带着苹果的甜香，草坪徐徐铺开，与地平线上紫色的雾霭连成一片。

小鸟尽情欢唱，仿佛这是

一年中仅有的一个夏日

马修喜欢自由随性地驾车，只是讨厌向路上的女士点头致意。在爱德华王子岛，无论认识与否，你都得向路上遇见的任何一个女人点头致意。

除了玛丽拉和林德太太，所有的女人马修都怕。他觉得这些难以琢磨的女人们总在偷偷笑话他，让他感到不舒服。他这想法也有些道理，因为他看起来的确挺怪，体态笨重，铁灰色的长发一直垂到勾着的肩膀上，一把浓密柔软的棕色胡须从他二十岁起就蓄着了。其实他二十多岁的时候看起来就是六十多岁这副模样，只是当时须发中没有夹杂着如今的灰白。

到了布莱特河站以后，他发现连火车的影子都没有。他想可能是来得太早，就把马拴在布莱特河小旅店的院子里，然后向车站办公室走去。长长的站台上空空荡荡，只有一个小姑娘坐在站台尽头的一堆瓦片上。马修几乎没注意到那是个女孩儿，就尽快侧着身子从她面前走了过去，看也不看她一眼。要是他看了，就不难发现她紧张僵硬的姿势和满心期待的表情。她坐在那儿等着什么，而且除了等待她也没别的事可做，于是她就认真而投入地在那里等着。

马修找到了站长，他正在锁售票亭的门准备回家吃晚饭。马修问他五点半的火车是不是快到了。

“五点半的火车半小时前就到站开走了。”站长急促地答道，“不过给您留下了一位乘客——一个小姑娘，就是坐在外面瓦片上的那个。我请她到女士候车厅去等，可她却一本正经地告诉我更愿意待在外面，还说‘这里更有想象空间’。我得说，她真是个小怪的小家伙。”

“我要接的不是女孩儿啊，”马修茫然地说，“我是来接一个男孩儿的，他应该在这儿才对，亚历山大·斯宾塞太太从新斯科舍领来给我的。”

站长吹了一声口哨。“大概出了什么岔子吧，”他说，“斯宾塞太太带着那小姑娘下了车，交给我照管，说你们兄妹要收养她，还说您过会儿就来接她。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我这儿可没藏着别的孤儿。”

“我给弄糊涂了。”马修觉得无助，心想要是玛丽拉在就好了，就能应付这种情况。

“我看你还是问问那孩子吧，”站长随口说道，“我相信她能讲清楚——她可真是能说会道。也许孤儿院里没有您想要的男孩儿了？”

站长惦记着晚饭，快步离开了，留下可怜的马修，去做一件比虎口拔牙还让他为难的事儿——走近一个小姑娘——一个陌生的小姑娘——一个小孤

女——然后问她为什么不是个男孩儿。马修转身一步一顿小心翼翼地向她挪去，暗自叫苦不迭。

打从马修经过那小姑娘面前，她就一直看着他，到现在视线也没离开过他。马修没有看她，就算看了也未必看清楚她到底什么模样，但即便一个普通人也看得出，这孩子十一岁上下，穿着一件灰黄色绒布裙子，又短又紧，十分难看。头戴一顶褪色的棕色水手帽，帽檐下两条粗大的红色发辫直垂到后背上。苍白瘦削的小脸上布满雀斑，嘴很大，眼睛也很大，眼珠的颜色随光线和情绪而变，时而绿色，时而灰色。

普通人就能注意到这么多。换一个细心的人就会发现她下巴尖而突出，大眼睛神采奕奕，双唇甜美生动，前额宽阔饱满。总之眼力好的人一望便知这个无家可归的小姑娘绝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孩儿。腼腆的马修简直对她怕得厉害。

但马修很快就从先开口说话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了，因为小姑娘一断定马修是向她走来，就立即起身，一只又黑又瘦的小手紧紧抓住一只破破烂烂，款式过时的毛毡包的把手，另一只手向马修伸出去。

“您大概是绿山墙的马修·卡斯伯特先生吧？”她的声音出奇的清晰甜美。“很高兴见到您。我担心您不来接我了，正在想象是什么事把您耽搁了。我都想好了，要是您今晚没来，我就沿着铁轨一直走到拐弯的地方，爬到那棵高大的野樱桃树上过夜，我一点都不会怕。朦胧的月色下睡在一棵开满白花的樱桃树上该有多棒啊，您说是吗？还可以想象自己住在大理石宫殿里面，不是吗？而且我相信，就算您今晚没来，明天一早也一定会来接我的。”

马修笨拙地握着那只骨瘦如柴的小手，当即决定了要怎么做。他不能告诉这个双眼闪着希望的孩子其实事情出了错，还是先带她回家让玛丽拉来告

诉她吧。不管哪里出了问题都不能把她独自丢在布莱特河，什么疑问呀、解释呀，等他返回绿山墙以后再说吧。

“对不起，我来晚了。”马修不好意思地说，“来吧。马车在那边院子里，把你的包给我。”

“啊，我拿得动。”孩子乐呵呵地回答道。“这包不沉。我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但一点儿也不沉。再说如果拎的方法不对这提手会脱开——所以还是我自己来，我才知道里面的窍门儿。这包可旧了。哦，虽然在樱桃树上睡觉也不错，但我还是很开心您来接我。我们要赶很远的路，是吗？斯宾塞太太说有八英里。我很高兴，因为我喜欢坐车。哦，能和你们住在一起，成为您家的成员，真是太棒了。我还从没真正属于过什么人呢。孤儿院里真是糟糕透了，我在那儿才待了四个月就受够了。我想您从没住过孤儿院当过孤儿吧，所以您可能体会不到那种滋味，您想不出那地方有多糟。斯宾塞太太说我这话太刻薄了，但我也不是有意的。人们常常会不知不觉出口伤人，对吧？他们是好人，您知道，我是说孤儿院那些人。但孤儿院里几乎没有想象空间——只能在其他孤儿身上展开想象。想象他们的故事还真有趣。比方说，可以想象你身边的小姑娘其实是个伯爵千金，还是个小婴儿时就被一个狠心的保姆从她父母身边偷走了，可那保姆还没说出真相就死了。夜里我常常躺在床上睁大眼睛像这样想事情，因为白天我没空。我长这么瘦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我确实太瘦了，对吧？我总爱想象自己丰满漂亮，胳膊肘上长着小窝窝。”

说到这儿她突然停下了，一半是由于她说得喘不过气来，一半是由于他们已经来到马车前。他们驶出村子，沿着陡峭的山坡疾驰而下，她没再说一句话。部分路面开挖很深，露出松软的土层，两旁的斜坡高出他们头顶好几尺，边上种着开满花的樱桃树和颀长的白桦树。

孩子伸手折下一段擦过车身的野李树枝条。“那真美呀！看那棵伸出斜坡的树，镶了白花边儿似的，让您想到了什么？”她问。

“呃，我想不出来。”马修说。

“哎呀，当然是新娘子——一个身着白色礼服戴着朦胧头纱的新娘。我从未见过新娘，但我想象得出那种样子。我从不指望自己当新娘，我长得这么难看，没人想和我结婚的——除非是个外国传教士，因为我觉得外国传教士对新娘不会那么挑剔。真希望有朝一日我能有条白裙子，对我来说那就是人世间最大的幸福。我可喜欢漂亮衣服了，但我记事以来从没穿过漂亮衣服——不过这就更值得期待了，不是吗？那样我就能想象自己穿得漂漂亮亮。今天早上我离开孤儿院时只能穿这件讨厌的旧绒布裙，让我觉得很丢人。您知道，孤儿院里的孩子都得穿这种衣服。去年冬天，霍普顿有个商人给孤儿院捐了三百码绒布，有人说是因为这布在别的地方卖不出去的缘故，可我倒宁愿相信他是出于好心，您不这么认为吗？上了火车以后我觉得每个人都在看我、可怜我。我就开始想象自己穿着最漂亮的浅蓝色绸缎裙子——反正是想象，就干脆想好些——戴着一顶大草帽，上面全是鲜花和颤动的羽毛，还戴了只金表，戴着儿童手套，穿着童靴。于是我立刻就开心起来，旅行也变得很愉快。坐船的时候我一点儿都不晕船，斯宾塞太太也没晕，但她平常总会晕船。她说我就知道跑来跑去片刻都没闲着，要仔细看着我别落水了，所以根本没工夫晕。不过要是我跑来跑去能让她不晕船，不也算做了件好事吗？再说我想把坐船能看到的所有东西都看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还会有不会再有机会坐船。哇，这里的樱桃树还要多，全都开花了！这个岛是花开得最多的地方。我已经爱上这里了，能住在这儿我真开心。早就听说爱德华王子岛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我也常常幻想住在这里，但从没想过真有这一天。美梦成真太令人高兴了，不是